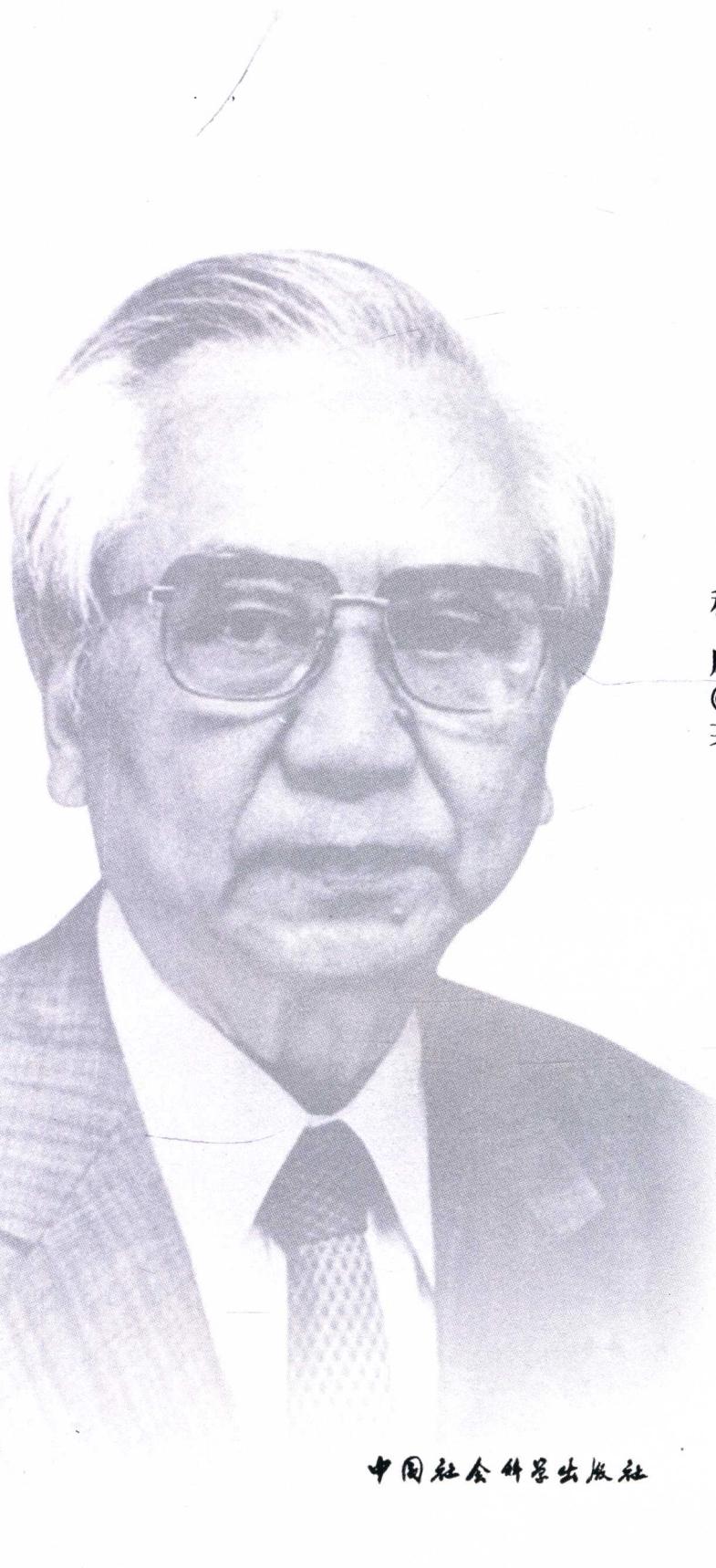


竹内实传

程 麻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竹内实传

程
麻◎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竹内实传 / 程麻著 . —北京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4

ISBN 978 - 7 - 5161 - 5650 - 6

I . ①竹… II . ①程… III . ①竹内实 (1923 ~ 2013) — 传记
IV . ①K833. 135.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41816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李炳青

责任校对 李 楠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大兴区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1.75

插 页 2

字 数 368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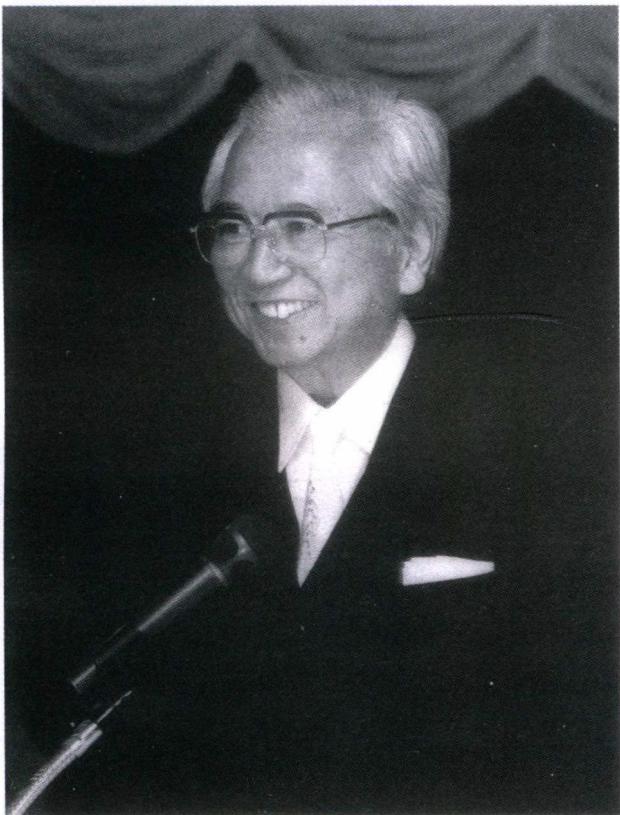
定 价 6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为了中日两国的相互理解



竹内实像

前　　言

在日本，一位年届九秩的长辈子学者终生对中国魂牵梦萦。他就是著名中国研究家竹内实先生。

日本与中国的关系自古既近又远：两国的地理距离近在咫尺，彼此交往的历史则久而远之。为此，日本至今涌现过不计其数的中国研究者：古代曾叫汉学家，近代以来又称中国学家。在这一源远流长的日本学人序列中，当今健在的竹内实最令人瞩目的，是他出生于现代中国，并在日本战后中国研究界以论述丰硕且见识深刻、不同凡响，在日中两国学术论坛甚至普通民众中影响颇广。

关于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出生于中国，战后活跃于日本政治、文化与学术等领域的日本人现象，如今已逐渐受到关注与重视。曾有日本学者提示过孕育于中日或中韩“双重”、“两栖”历史与社会背景的这一特殊日本人群体：“过去曾经在中国的大连、沈阳、天津，韩国的汉城、釜山出生、长大的日本人，战后有的成了学者，有的成了外交官，活跃在国际舞台上。他们摆脱了日本式的思维桎梏的思想比日本人开放，习惯于用国际上通行的思维方式思考问题，他们与东北亚各国的人思想相近相通。”^①可惜的是，碍于日本传统观念中的某些偏见以及这一特殊群体在日本社会毕竟人微言轻，日本各界至今少有学者或者论著认真回顾这些日本侨民后代曲折、复杂的生活经历，以及伴随他（她）们的尴尬甚至酸楚的心路历程。尽管已有人开始正视并力求公正评价这些人在战后日本对内、对外文化观念和学术思想演变进程中的积极影响，可对他们的认识或剖析仍难免笼统与隔膜，更谈不到透彻理解和正确评价其中的代表性人物对现代日

^① 森岛通夫：《透视日本：“兴”与“衰”的怪圈》，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第318—319页。

本对外关系的影响和价值。在这方面，竹内实堪称是一个经历曲折、鲜活丰满的难得例证。他酸甜苦辣的生命历程，以及始终致力于日中两国政府与民众相互理解以求真正友好的学术成就，本是早就该有人着手或关注的课题。如今由一位中国晚辈来尝试回顾和描述竹内实的漫长生平，梳理与评价他在日本战后中国学研究的学术成果，也算对日本学术界这一缺憾的某种弥补，更可看作被竹内实视为“第一故乡”的中国的乡亲，对这位学术前辈身上的那种远比日本一般汉学家更为浓烈的“文化乡愁”的真诚慰藉。

自然，如果把为竹内实先生立传仅仅视为对传主个人实至名归的公正回顾与评价，显然过于狭隘了。着眼于世界现代学术转型，竹内实“两栖”于中日两国的生活经历，离不开日本侵华战争与后来新中国发展的历史背景，他的中国研究业绩也反衬出日本战后中国研究界的种种利弊得失。回顾与评价竹内实的中国研究路径，可以呈现日本战后学术界观念、方法等演变的轨迹，也有助于思考其今后深化与提升的可行途径。概括来说，近代以来日本朝野风行的“脱亚入欧”论，曾使日本人不约而同地从以前对中国崇拜与模仿的心理习惯，快速蜕变为尊崇古代中国却蔑视现实中国的二元态度。这种矛盾的对华态度，曾被少数日本战争狂人用来调动军力侵华，并犯下无数惨无人道、令人发指的罪行，也深深烙伤了像竹内实这样出生在中国，并曾生活在中国的日本青年的心灵，让他们伴随着终生的精神痛苦，长期纠结在两个民族的历史恩仇之间。后来，当有人最终选择走上中国研究之路，他们对中国社会感同身受的体验既成为他们的一种心理素质的优势，也意味着可能改变以往日本汉学家主要把中国文化作为客观对象进行研究与借鉴的传统，如同凤凰涅槃一样催促着日本传统汉学脱胎换骨。这是指日本战后的中国研究逐渐增多了“共生”，也就是互动的特点，即那些出身于日本的中国研究者大都利用当今便利的交流机会，频繁往来于日中之间，已不满足像以往汉学家那样单纯凭借经典文献解读中国的社会现实。如此众多有效的联系渠道势必带来全新的感受和审视眼光，有可能推动日本形成前所未有的、情理兼备的中国研究之路。

就此而言，由中国人像竹内实这样成就卓著的日本前辈学者撰写生平传记，并非只是“为他人做嫁衣裳”。因为与以往主要凭中国典籍理解或评判中国现实的日本汉学家相比，像竹内实这样有过在中国的生活经历并终生关注中国的新一代日本学者，无论他们对中国的赞颂与批评，中国

人都难以“隔靴搔痒”之类评价一听了之，会把他们对中国的正反看法当作一面有助于识清自我得失的镜子，甚至堪称“显微镜”或“望远镜”。当今中国学界已开始领悟到，在全球化新时代，要透彻理解与研究中国的事情，必得如俗语所说的“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需要中国学者的研究、国外中国学的研究，再加上国际新闻报道与彼此通俗介绍之类“亚学术”等的配合，才可能形成真正全面的中国学问。^①至于竹内实，不仅可算作“半个中国学者”，而且他一开始便兼有中国学研究以及向日本民众普及中国知识的双重身份，实为日本战后中国研究界的典型。他所偏爱普通中国人的眼光及其雅俗共赏的文风，值得中日两国学者镜鉴。基于这样的宗旨，笔者在本书中便不再“见外”，尽管难免粗略与浮浅，也要义不容辞地写出对这位前辈学者的了解、印象与评估。

^① 李零：《杀人艺术的“主导传统”和“成功秘密”——读〈剑桥战争史〉之一》，《读书》2002年第8期。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日本血脉 中国故乡	(1)
一 日本血脉	(1)
二 中国故乡	(7)
三 兵荒马乱	(15)
第二章 两栖的“满洲国”民	(21)
一 移居“满洲”	(21)
二 在两种“国民”之间	(27)
三 初回祖国	(33)
第三章 幸未“出阵”的“学徒”	(39)
一 回国求学	(39)
二 亲历“学徒出阵”	(44)
三 受惠京都学派	(49)
第四章 投身中国研究	(56)
一 研究班与讲习班	(56)
二 译介中国现代文学	(61)
三 在中国研究所	(69)
第五章 来往日中之间	(76)
一 日本共产党员	(76)

二 来往日中之间	(82)	
三 日中关系研究	(89)	
 第六章 毛泽东研究		(97)
一 从听说到底见毛泽东	(97)	
二 《毛泽东的诗与人生》	(102)	
三 毛泽东生平与思想研究	(109)	
 第七章 在“文化大革命”风浪中		(116)
一 预感“思想斗争”	(116)	
二 质疑“文化大革命”	(122)	
三 《毛泽东集》及《补卷》	(129)	
 第八章 辞退教职与自由撰稿		(135)
一 激流勇退	(135)	
二 沉浸于中国和日中交流史	(140)	
三 日中恢复邦交	(148)	
 第九章 拓展现代中国研究		(153)
一 回归京都	(153)	
二 现代中国研究会	(158)	
三 追踪后期“文化大革命”	(165)	
 第十章 伴随中国改革开放		(172)
一 庆幸“四人帮”垮台	(172)	
二 深化中国研究	(178)	
三 重返中国	(183)	
 第十一章 日中文化比较研究		(190)
一 “友好容易理解难”	(190)	
二 提倡比较文化研究	(196)	
三 日中茶文化比较	(2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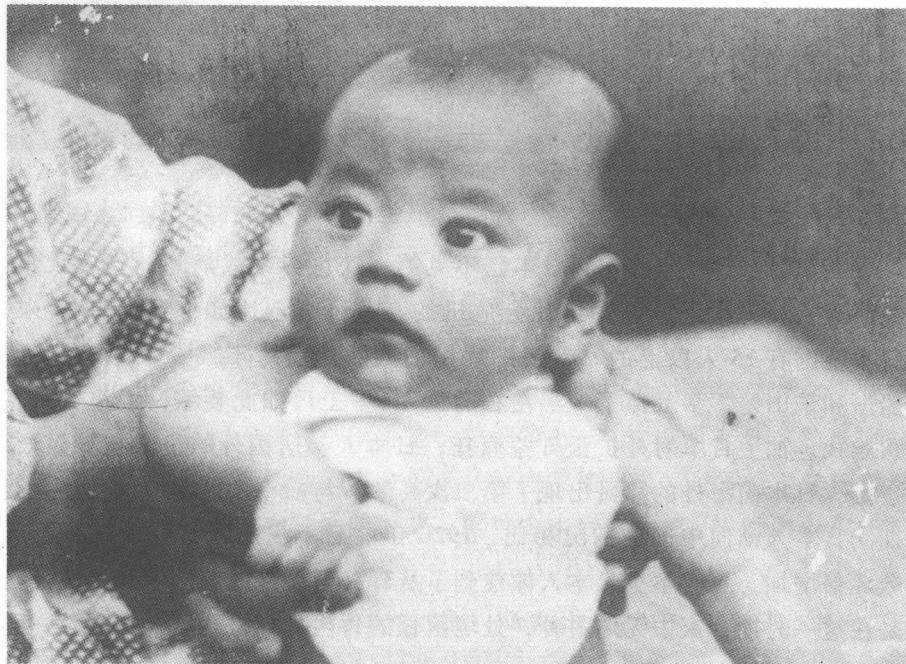
第十二章 对中国文化的乡愁	(210)
一 “中国的思想”与“中华思想”	(210)
二 中、日文集面世	(215)
三 乡愁：文化命题	(223)
附录 竹内实著译年表	(230)
日本战后中国研究的开拓者竹内实	(313)
日本毛泽东研究的宽与深	
——记日本毛泽东研究泰斗竹内实先生	(323)
竹内实先生：“可以走了”	(330)
后 记	(338)

第一章

日本血脉 中国故乡

一 日本血脉

1923年6月12日，在中国山东省一个名为张店的小镇上落户打工的一对日本“居留民”，也就是侨民夫妇，生下第一胎男孩，他们给他取名竹内实。



幼时竹内实

竹内实父母的祖籍是日本爱知县半田市。父亲竹内种吉（1887—1927）是一个贫苦平民家庭的第三个儿子，也是最小的儿子。他和妻子都在日本国内读完了小学。竹内实的母亲原名榎原糸（1888—1973），结婚后便改随夫姓。



竹内实母亲

在 20 世纪 20 年代初，日本已不见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繁荣景象，经济进入衰退时期，显现出社会危机的某些征兆。比如，到 1920 年末，日本全国有 15 人以上的私营工厂雇用的人数比前一年减少了 7.3%，造船厂和矿山差不多裁掉了一半左右的工人。^① 工厂如此萎缩，工作自然相当难找。加上日本对外扩张日益疯狂，日本人移居国外的机会与日俱增，于是，日本向海外的移民出现了第二次高潮。与前一次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人涌向中国的情况相比，1920 年前后不仅山东省青岛的日本人数成倍增加，更有不少日本人散住到了从青岛至济南的胶济铁路沿线。正是在这一时期，家中无地耕种，处境困顿的竹内种吉得到朋友的引荐，刚

^① 二村一夫：《工人阶级状态和工人运动》，《岩波讲座日本历史 18 近代 5》，岩波书店 1964 年版，第 112 页。

结婚便和妻子一起到了胶济铁路的小站张店谋生。

张店原是山东省中部的一个小村镇。1903年，德国人将胶济铁路铺设到这里，在当地建成了火车站。起初，主要是德国人在这里开采铁矿，连同原有的丝绸业，经济逐渐多样化。加上离自古便很著名的山东商业重镇周村不到20公里，过往的客商比较多。特别是到了1904年，周村被清政府批准为对外开放的三大商埠之一，胶济铁路沿线更成为内陆市场经济发展的繁盛之地。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把德国势力排挤出山东，同时接管了张店。日本人除继续在这里采矿之外，到1917年又开设了几家洋行，如和顺泰、日信、瑞丰和铃木等。到1919年，其中的铃木洋行开始经营缫丝厂，不但厂房和工人较多，据说它所发的电力还可供附近的周村一带使用。^① 后来，在火车站东北方向原来德国人建的教堂附近，日本人又建了一座用当地棉花纺线的今井棉纺厂，离竹内实的家不远。^② “那里还有从农村买来棉花加工成棉线的工厂，是日本人经营的。也有购买与加工蚕丝的工厂，叫铃木丝厂。它也发电，我们家的电灯就是使用那里的电。后来才知道，那个镇上的电都来自铃木丝厂的发电所。”^③

在20世纪30年代初，在中国各城市里，张店的日本侨民之多，竟仅次于上海、青岛、天津和济南等地，位列第七。^④ 这里还有日本领事馆的派出机构，以后又升格为领事分馆。从竹内家往北走，过了铃木洋行和丝厂，还有一所日本人建的铁路医院。据竹内实后来回忆：“所谓山东的繁



竹内实父母结婚照

^① 张店地方史志办编：《张店区志·大事记》，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页。

^② 竹内实：《致中文读者》，《解剖中国的思想——传统与现代》，前卫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以下凡不注作者名的均为竹内实论著。

^③ 《中国文化传统探究·作者前言》，《竹内实文集》第10卷，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版。

^④ 沈殿忠主编：《日本侨民在中国》上册，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44页。

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后，因日本人到山东省推动起来的。当时，新占领地青岛很有吸引力。从张店分叉的支线铁路上有煤矿，那里的日本公司职员出差的话，去青岛距离较远，就近要吃日本饭菜，张店只有我们的旅馆。”^①

竹内实的父亲乍到张店，开始为当地的日本商行做佣人。据他母亲讲，竹内家后来能够在那里安身立业，可能因为他父亲曾从一伙土匪手里赎救过一个被“绑票”的中国地主。那个地主为了答谢此次救命之恩，便允许竹内实的父母按照个人意愿占用了自己一块土地，建起了一座日本旅馆。这座旅馆也是竹内实的家。

在竹内实小时候的印象里：

我的父亲在那里经营旅馆。按今天的标准看，那旅馆自然算不上很大。但我觉得，在当时，确也称得上是一个漂亮的日本式旅馆。

旅馆的大门有书院之风，迎面装饰有鲜花，里边的走廊连着两个铺有“榻榻米”的大房间。房间里除了席子，还有壁龛。此外如厚厚的坐垫、靠椅、带棉围裙的方桌、铜制的火钵、棉袍等，一应俱全。吃饭则是用带腿儿的方盘送上去。有位中国厨师，生鱼片、烤鱼、烧蛋等，做得都很好。鱼是从青岛用木箱运来的，很新鲜。螃蟹的嘴里总是咕噜咕噜冒着白泡。

也有素烧。^② 牛肉是青岛出产的。那时，青岛的牛肉和神户的不相上下。肉肠也很好吃。我不常吃零食，从不偷嘴。不过有一天，我忽然觉得肚子饿了，就从存放在食品仓库里吊着的肉肠中，拿出了一根，自己用小刀一片片地切着吃了起来。开始只是想吃一点点，可连自己也没想到，不知不觉地竟把整根都吃光了。我记得那是一根香肠。直到现在，我再也没能在肉铺或是商店里找到那么香的东西。

在青岛住有德国人，那里的牛肉和肉肠都很好吃。

旅馆的房子和大门不同。那房子的外墙是用中国式的土坯垒起来的。

^① 马场公彦：《竹内实：一身两栖于日中之间》，《战后日本人的中国像——自日本战败到文化大革命、日中恢复邦交》，新曜社 2010 年版，第 495 页。

^② 素烧，又名“鸡素烧”，是日本关西地区对“牛肉火锅”的叫法，据说始自 1860 年左右。此前日本人没有吃牛肉的习惯。

这种土坯是从地里掘出黏土，里面掺上麦草，用水调合起来，然后把这样的湿草泥挑进长方形的坯框中，脱成坯子，在太阳下晒干制成的。

屋脊是草苫的样式，但没有茅草，而是用麦秸。

和大门连在一起的房子建得又高又大，一阶比一阶高。不过样子还是中国式的，即从外面一进去，房里是用土夯实的地面。

走进大门是一个院子。因为有外墙围着，从墙外看不见院里。而在铺着“榻榻米”席子的屋子当中，则是一个很大的庭院。四周便是客人的房间。其中有一个房间像宴会厅那么开阔，在孩子眼里显得相当大，想来大约有十席到二十席的样子。

客人只有日本人。在旅馆里可以住宿、吃饭和洗澡，全都是日本式的。那时，是把日本称作“内地”。

经办这旅馆的好处，大概就是因为它能使来往的客人有一种回到“内地”的感觉。^①

当时在张店，经常有日本人来出差或做生意，竹内家的旅馆里总有客人来住。像“从青岛来的火车到了，会有人到车站去领客人。当时，电话还没有普及，旅行的人到车站下了车，会看到在那里迎客的领班，从而决定住宿的地方”。^②偶尔，镇子上的日本人也会在竹内实家的旅馆举行宴会什么的。

当时，在张店约有二十多户日本家庭，附近地主家也有日本人居住。此外，那里曾有一所由“日本人居留民会”管理的专门招收与教育日本孩子的小学校，主办者是一对姓森的和尚夫妇，教书的则是一位女教师。在这所日本人学校里：

从初小一年级到高小二年级都有，共有六十多名学生，一般是两个年级合在一间教室里上课。在那里，我们知道了日本，但当时的用语，是说“内地”。“小学唱歌”的情景至今还深印在脑海里，歌曲有

^① 《在接受第三次福冈亚洲文化奖时的讲演》，《获得福冈亚洲文化奖的人们》，联合出版社，1999年9月30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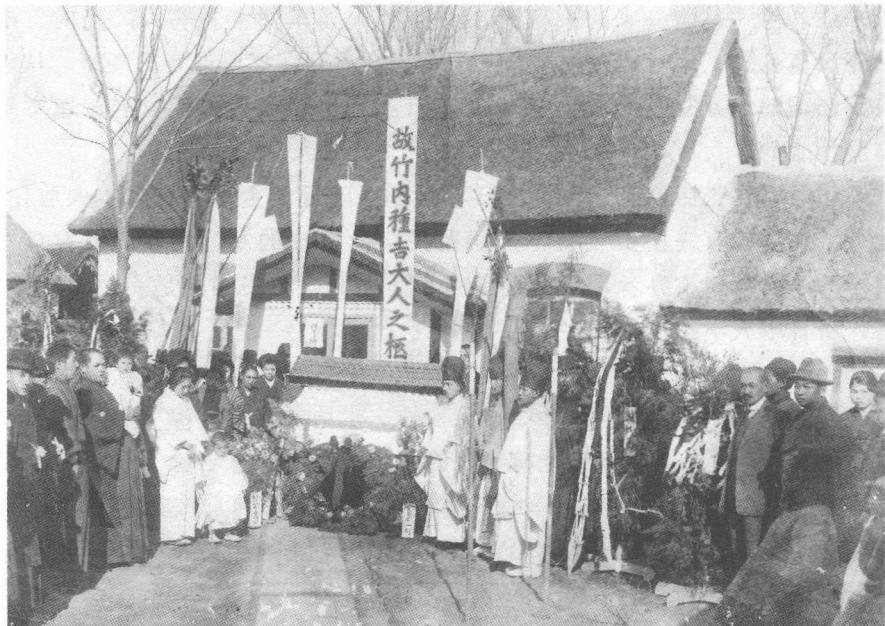
^② 《中国文化传统探究·作者前言》，《竹内实文集》，第10卷，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版。

《菜花田》、《樱花》、《广濑中校》，还有《天皇陛下》，都是日本歌曲。^①

这所学校使用日本教育部门颁定的教科书，并不教授中文课程。每年举办有日本学生和家长们参加的运动会之类的集会。如同当时在中国其他日本侨民聚集的地方，在张店俨然也有一个由日本人形成的小社会。每到日本天皇诞辰之类的日子，当地日本人会去日本领事馆分馆聚会纪念与庆祝。日本人办的小学也在每年举办一次运动会。此外还组织过游园会等活动，让孩子们唱歌、演戏，学童的家长们带着盒饭，大家齐聚一堂，度过快乐的一天。

竹内实的父母共生育了三个孩子。在竹内实身下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

不幸的是，在竹内实五岁的时候，他父亲就因患病去世了。从此，便由他那自信、坚韧的守寡母亲独自经营着旅馆，继续在异国土地上维持着全家生计，含辛茹苦地将三个子女抚养成人。



竹内实父亲的葬礼

^① 《我心中的红卫兵》，《新日本文学》，第21卷11号，1966年11月1日。